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詩經八

宋對士上經注疏附校勘記

卷八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維有周

爾世世脩行道德維有文王盛爾。皇矣一本無矣字天監代殷莫若周絕句周世世脩德一讀莫若周世絕句周世脩德為一句一本無下一世字義並通崔集注莫若周也世世脩德王天下往況反下

疏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至文王。正義曰作皇矣詩者美周也以天監視善追王當王同

也周所以善者以天下諸國世世脩德莫有若文王者也故作此詩以美之也定本皇下無矣字莫若周又無於字詩之正經未有言美而此云美者以正詩不嫌不美故不言所美之君此則廣言周國故云美周也此實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盛但其君積世行善不獨文王以經有大伯王季之事故言周以廣之也經八章上二章言天去惡與善歸就於周

是莫若文王也三章四章言大伯王季有德福流子孫是世世脩德也五章以下皆說文王之德周自后稷以來莫不脩德祖緝以上公劉最賢公劉以下則不及公劉至大王王季德又益盛今據文王而言世世脩德則近指文王所因不是遠論上世其世世之言唯大王王季耳論語注云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是相承不絕唯大王以下大王王季大賢至

文王貴聖賢聖相承莫之能及故云唯有文王最盛也湯以孤聖獨興禹則父無令問文王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藉父祖始當天意者但周以積世賢聖乃有成功欲見尊祖之心美其世世脩德不必實由之也若然此序言世世脩德莫若文王則是文王既聖之後始當天意經云

有天下則周之代殷兆彰上世而此詩所述唯此文王何也帝王神器實有大期殷之存亡非無定算但興在聖君滅由愚主應使周與故誕茲睿聖應使殷滅故生此愚主斯則受之於自

然定之於冥運天非既生之後方始簡擇比較善惡乃欲迴心但

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皇大莫定也箋云臨視也大矣天之視天下赫然甚明殷紂之暴亂乃監察天下之眾國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

維此

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得居也箋云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

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政如字政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究九又反度待洛反篇內皆同

夏戶雅反下文長夏并注同長張丈反篇內皆同共音恭下同行下孟反

上帝者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者老也廟

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顧西土也宅居也箋云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為惡者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正所。

者巨夷反郭苦霍反又如字本又作廓眷本又作瞻又作券竝音卷同假戶嫁反本又作暇浸子鳩反

疏

皇矣至此維與宅。毛以為美大矣此在上之天能照臨於下無幽不燭

有赫然而善惡分明也見在下之事知殷紂之虐以民不得定務欲安之乃監視而觀察天下四方之眾國欲擇善而從以求民之所安定也言欲以聖人為主使安定下民維此夏桀殷紂

之二國其政不得於民心言使民不得安定也此桀紂二君政雖不得民心身實居天子之位維四方有道之眾國以天命未改之故於是從之謀於是從之居言皆從紂之惡與之謀為非

虐殘害下民乃從殷都眷然迴首西顧於歧周之地而見文王天意遂歸於此文王維與之居言天常居文王之所使之為主以定民也此詩之意主於紂耳以紂惡同桀故配而言之。鄭

上四句與毛同言天之視下見此殷紂崇侯二國之君其為下民之長所行暴亂不得於天心維彼密阮徂共之四國於是亦助之謀慮於是亦助之計度言其同惡相黨共行虐政也此殷

崇二國政雖不得天心天猶冀其變改故在上之天養而老之二國遂不知變天乃憎其所用為惡者漸更浸大乃眷然迴首西顧見此文王之德維與之居處也。傳皇大莫定。正義曰

釋詁云皇君也君亦大之義故為大也莫定釋詁文。箋大矣至歸就。正義曰深美其事故云大矣為美歎之辭監察天下眾國之中選明君以為天下之主主明則民定觀其能定民者

欲歸就之。傳二國至度居。正義曰敘言天監代殷則二國當論紂事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為殷紂夏桀也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高之

申伯而及甫侯也二國言此四國言彼此既為惡則彼當為善故言彼彼有道也桀紂身為天子明所從者非法四國故為四方有道之國也究謀釋詁文以王者度地居民故以度為居也

桀紂身為天子制天下之命雖是有道之國皆服而從之與之謀為非道故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其秦亡家語引此詩乃云紂政失其道而執万乘之勢四方諸侯固

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傳意當然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得有四方之國從紂

謀居者此說紂之初惡文王未興也下云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由其諸侯從之故言政位大耳若天下怨叛之後無復大位大政天意何以憎之以此知毛氏之意從之謀謂未叛時也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爲毛義斯不然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再興亡國不再王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爲哉武王伐紂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則殷之末年夏後絕矣天安得而觀之周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國名異於代號然處殷世夏後不必稱夏若毛意必爲夏後則何所案據而謂之夏也此以桀配紂其言指以惡紂不惡桀何須校計年世責其追惡桀也若年世久遠不得復言則甫侯穆王時人何當言以配申也。箋二國至於惡。正義曰箋以此詩陳事上下相成七章云以伐崇墉不言崇罪則罪狀於此見之卽不獲是也。敍云代殷下言伐崇故知二國謂今紂與崇侯虎也正長釋詁文謂二國之君爲民之長也定九年左傳云得用焉曰獲是獲爲得也五章云密人不恭侵阮徂共也說文王之伐四國謂密阮徂共四國違義見伐則是與紂同謀故知四國謂密阮徂共也度謀釋詁文殷崇之君其行不得於天心四國又助之與謀言其同惡故下章而伐之崇侯乃是入臣而得與紂稱爲二國者紂乃亡國之主可以同之崇侯也何則大誓曰獨夫紂謂紂爲獨夫非復爲天子也書敍云繼公子祿父以祿父爲公子則同紂於國君也平王天命未改黍離列於國風春秋周鄭交質君子謂之二國是紂與崇侯可稱二國也二國四國彼此異文者猶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作者便文无他義也下云密人不恭箋以爲拒義兵而得罪不言與紂同謀此言四國皆助之謀者正以文王舉義密人敢拒亦既拒義不從明其與紂同惡故助之謀焉。傳者惡至宅居。正義曰耆者老也人皆惡已之老故耆爲惡也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肅於此仍連桀紂言以桀紂行同自此以上其文皆可兼桀雖文可兼之意不惡桀也鄭大釋詁文憎其用大位行大政以四方從之謀居是爲大也以西嚮而顧故知西土謂從殷都而望歧周也天氣清虛本無首目而云西顧者作者假爲與奪之勢託而言之耳宅居釋言文。箋耆老至王所。正義曰以憎已惡故耆不爲惡禮稱六十曰耆是耆爲老也須待也天以二國雖惡猶待其改悔而閒暇優緩未卽憎惡至老猶不變改上始憎惡之其所用爲惡者正謂暴虐之政也浸大者其惡漸更益甚也天无形可居假稱意耳故云言天意常在文王所也言須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天觀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天觀紂能改故待未殺此則須暇而未惡之其意既同故引以爲說多方及此箋以爲天須暇之我應云作靈臺緩優暇紂以爲文王須暇之者文王知天未喪殷故不伐紂據人事而爲說亦是文王須暇之也文王之時紂實未滅言其須暇可矣崇侯尋卽見伐二國竝言須暇者亦雀命云崇尊首則

爲惡久矣受命六年始滅亦是天須暇之此須暇者亦設教之言因其未滅假以言之耳

其樹啟之辟之其桎其梏攘之剔之其廩其柘
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灌叢生也樹柘也檀河柳也栗山桑也箋云

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言樂就有德之甚。屏必領反除也菑本又作留側吏反又音緇韓詩云反草也翳於計反爾雅云木自斃

神蔽者爲翳郭云相覆蔽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填下也神音申灌古亂反樹音例又音列辟婢亦反沈必亦反檀勅丁反梏羌居反字林紀庶反又音舉攘如羊反剔他歷反或作翳又作

櫟同櫟烏簞反斃婢世反本或作蔽必世反桶音而舍人注爾雅云江淮之間呼小栗爲桶栗櫟去愧反又去軌反何音匱草木疏云節中腫以扶老卽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及杖陰

於解反刊。帝遷明德申夷載路
徒就文王之德也申習夷常路大也箋云申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

苦于反。帝遷明德申夷載路
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

侵伐混夷以應之。申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混音昆瘠在昔反
天立厥配受命
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爲誤應應對之應下應和同

既固
配嬖也箋云天既顧文王又爲之生賢如謂大姒也其受命之道已堅固也。疏居於是四方之民大歸往之周地險隘樹

木尤多競共刊除以爲田宅其攻作之屏除之者其爲菑木其爲翳木之所也修理之平治之者其爲灌木其爲櫟木之處也啟拓之開闢之者其爲櫟木其爲櫟木之地也攘去之剔翦之

者其爲櫟木其爲櫟木之材也各刊除材木以自居處是樂就有德之甚也帝所以徙就文王之明德而顧之者以其世世習於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天既顧而就之又爲生賢女立之

以爲妃令當佐助之內有賢妃之助其受命之道既堅固也言天助自遠非始於今也此作之屏之四等而爲此八文者以其險隘多樹故頻舉木名因此用功之事配之使其義得相通以

用功作爲殺木屏去故先言作之屏之殺木之處有其坑坎須修理平治故言修之平治其地必開拓使廣故言啟之闢之畔上更有材木須攘除翦剔故言攘之剔之設文雖別意以

相通鄭唯申夷載路爲異以天意徒就周之明德是天去惡與善文王以天之去惡如是其患中國之混夷文王則侵伐之以應天意以天去惡故已亦伐惡以應之餘同。傳木立至山桑

也。正義曰釋木云立死菑斃者翳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菑斃死也郭璞曰翳樹蔭覆地者然則以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爲木之害故曰菑也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蔭翳故

曰翳也爾雅直云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釋木又云灌木叢生李巡曰木叢生曰灌木是灌叢生樹而檀河柳梔櫟栗山桑皆釋木文郭璞曰櫟樹似櫟檉而痺小子如細栗今江

東呼爲柶栗陸機疏云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某氏云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機疏云河傍皮正赤如絳一名兩師枝葉似松孫炎曰楨腫節可以作杖陸機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郭璞曰壓桑柘屬材中爲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壓桑次之。傳徒就至路大。正義曰毛讀患爲串串習夷常路大皆釋詁文王肅曰天於周家善於治國徒就文王明德以其由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箋申夷至應之。正義曰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毛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出車云薄伐西戎是混夷爲西戎國名也書傳作畎夷蓋畎混聲相近後世而作字異耳或作犬夷犬即畎字之省也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則伐混夷是伐混夷者所以應天意故以路爲應也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天既去殷之惡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混夷以應之順帝之則此之謂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伐畎夷是也文王之伐多矣獨言混夷者作者意所欲言无他義也。傳配嬖。正義曰妃字音亦爲配釋詁云妃嬖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爲嬖也是爲妻之配夫意與鄭合。箋天既至堅固。正義曰此天立厥配與大明天作之合其文相類故知立其配者爲生賢妃謂大妣也天爲生妃卒得其助妻賢夫聖當於天心則上天之命不復移動故受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

兌易直也箋云省善也天既願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

命之道已堅固也

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

對配也從大伯之見王季也箋

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省昔井反拔蒲貝反兌徒外反易以或反下施易同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

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因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箋云篤厚載始也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又尤善於兄大伯乃厚明其功

美始使之顯著也大伯以讓爲功美王季乃能厚明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喪亡奄大也箋云王季以

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世

疏

帝省至四方。毛以爲言天顧文王之深乃和其國之風雨善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其國內之山使山之所生之木柞棫拔然而枝葉茂盛松柏之

樹兌然而材幹易直言天之恩澤乃及其草木非徒養其民人而已既人物蒙養天又爲之興作周邦又爲之生明君以作其配是乃自大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既上本大伯王季因說王

季之德維此王季有因親之心則復有善兄弟之友行言其有親親之心復廣及宗族也則以此友兄弟之行尤友善其兄大伯謂善爲周君稱其讓意是善大伯也由其稱兄之故則天厚

與其善則光錫之。大位使其子文王。王有天下。此文王之有天下。由王季受此福祿。无所喪亡。故至其子孫而大有天下之四方也。鄭唯下四句爲異言。王季尤善於大伯。始厚明其大伯之功。美始使之讓事。顯著言其善於爲君。福流後葉。令大伯讓功。徧得彰顯也。以王季有此德之故。故能受天福祿。无復有喪亡之時。至於子孫而覆有天下四方也。傳兌易直。正義曰。易直者。謂少節目。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善。正義曰。釋詁文。傳對配至王季。正義曰。傳以言周世。世脩德。須論王季而已。今并言大伯。故解其意。從大伯之見。王季謂見其生聖子而讓之。故王季得爲君而修德。是以本之於大伯也。王肅曰。大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大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故本從大伯讓與王季。是解見王季之意也。釋詁云。如對也。則對是相配之義。故爲配也。箋作爲至王起。正義曰。作爲釋言。文興。周國謂使之爲天子之邦。生明君。謂生文王也。國當以君治之。故言作配。此事乃在大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實至文王乃興。而云大伯時者。由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與國生君在大伯之時也。傳因親至光大。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云。姻親於外親。是因得爲親也。善兄弟。曰友。釋訓文。福慶是善事故。爲善光是明大故。爲大王肅云。王季能友。稱大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之大位也。箋篤厚至其德。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又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爲始。友者。善兄弟之名。而言善於宗族者。以下言則友其兄是友其親。兄明上則友之文。可以遠及宗族。見王季孝友之心。廣也。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大伯以王季爲賢。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稱大伯之心。見大伯爲知人達命。名傳後世。由王季德然。故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如箋之言。錫爲與義與之。卽是使與之。故云使也。大伯以讓爲功。美王季能厚明之。使傳之後世。共稱誦之。此亦其王季之德。故說王季之美。言其能明大伯也。論語稱。大伯三以天下讓民。无得而稱焉。注云。王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此言傳世稱之者。孔子欲深賢大伯。恨世人不知。非是舉世皆不知也。易傳者。以上言大伯。此言友兄下。卽言此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故易之。傳奄大。正義曰。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爲大義。故云奄大也。奄亦是覆蓋之義。故箋以爲覆有天下。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

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箋云。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君。明類善也。勤施无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

○貉本作貊。武伯反。左傳作莫音。同韓詩同云。莫定也。施始歧反。

王此大邦克順克比

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箋云。王君也。王季稱王追王也。王

如字。徐子況反。比必里反。徧音遍。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經緯天地曰文。箋云。靡无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无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箋云帝天也祉福也施猶易也延也。祉音恥。

疏

維此至孫子。毛以爲既言王季明大伯之功故又言王季之德言維此

王季之身爲天帝所祐天帝開度其心令之有揆度之惠也。又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應和其德又能有監照之明又能有勤施无私之善又能教誨不倦有爲人師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爲人君上之度既有君人之德故爲君王於此周之大邦其施教令能使國人徧服而順之既爲國人順服則功德有能擇人之善者從而比之言其德可以比上人也。以此王季之德比於經緯天地文德之周王其德无爲人所悔恨者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可以比之王季賢德之大能比聖人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延於後之子孫福及於後故文王得受之而起。鄭唯其德靡靡爲異言以王季之德比於文德之王其此王季之德人无有悔以爲不應比之者言王季可與聖人爲匹也餘同此章文次如此者以德皆天之所授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度物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爲政教故次貊其德音言其政教清靜也爲君所以施政教故先言政能清靜乃論身內之德故後言能明能善其明與善還是德音之事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勤施之善耳心能施而无私可以爲人君長故次克長克君長卽師也學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先長後君也既言堪爲人君卽說爲君之事故言王此大邦也既爲大邦之君能使國民順服故次克順也民順功成可以比方上人故次克比也可以比善卽比之文王其德可比文王其澤流及子孫故言帝祉以結之帝祉卽此授以九德令誕生聖人是也重言克明者疊之以足句猶下我陵我泉耳。傳心能至貊靜。正義曰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交彼引一章然後爲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之此云維此王季彼言唯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心能制義者服虔云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爲定聲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定是靜義故云貊靜杜預云莫然清靜取此傳爲說也。箋德正至曰君。正義曰德正卽德音政教是音聲號令也服虔云在已爲德施行爲音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而定无謹譁也照臨四方者服虔云豫見安危也類善釋詁文勤施无私者杜預云施而无私物得其所无失類也教誨不倦者服虔云教誨人以善不解倦言善長人以道德也賞慶刑威者以賞慶人以刑威物杜預云作福作威君之道也。傳慈和至曰比。正義曰慈和徧服者服虔云上愛下曰慈和中也和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徧服從而順之擇善而從之者服虔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杜預曰比方善事使相從二說皆不得以解此何者彼唯說文王不言比方他人故服虔觀傳爲說此以王季比文王當謂擇善而從以比方之也。箋王君至追王。正義曰王

君釋詰文王字多矣獨解此者以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故辨之云王季稱王追王以其追號爲王故作者以王言之。○傳經緯天地曰文。正義曰服虔云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杜預云經緯相錯故織成文然則言德能順從天地如織者錯經緯以成文故謂之文也左傳說此九事乃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動合衆心不爲人所恨公劉傳曰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文王之德不爲人恨不得與鄭同也。○箋王季至爲匹。正義曰箋以上陳王季之德而以此於文王卽云其德靡悔明是王季之德堪比武王若以比之時人無所悔者必比武王季於文。○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王者美王季言其德以聖人爲匹也。○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猶拔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無是畔道无是援取无是貪羨岸高位也箋云畔援猶拔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女无如是拔扈者妄出兵也无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援音袁又于願反鄭胡喚反韓詩云畔援武強也歆許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金反羨錢面反誕但旦反拔蒲末反下同字或作跋扈音戶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阮魚宛反共音恭注同毛云徂往也共國名鄭云徂共皆國名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祐以對于天下

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箋云赫怒

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對荅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荅天下鄉周之望。○赫虎格反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按安旦反本又作邊安葛反此二字俱訓止也祐音戶鄉本又作嚮許亮反下同。○疏帝謂至天下。○毛以爲既言文王受福流及子孫故自援取人之國邑无是貪求以羨樂人之土地以是之故能大先天下升於高位因此遂說文王之不安貪求有密國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逆我大國乃侵我周之阮地遂復往侵於共邑抗拒大國侵其邑境是不恭也密人既不恭如此故文王與其羣臣赫然而盡怒於是整齊其師旅以止此密人往旅地之寇密人侵共復往侵旅故興兵以止其寇也所以必伐密者以厚於周之祐福以遂於天下之心天意福周使興而密人侵之故伐密者所以厚周福也民心皆欲伐密而文王從之是整旅所以遂天下心也言文王上應天意下順民心非爲貪羨妄伐密也

○鄭以爲天告語文王曰汝无如是拔扈者妄出兵以征伐汝无如是歆羨者苟貪人之土地汝既不可爲此欲廣大汝之德美者當先平於所欲征者之獄訟獄訟者知彼曲汝直然後伐之文王以此不敢妄出征伐而密須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我大國之徵發其所徵者是侵阮徂共三國之義兵也文王欲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而不從是故文王於是赫然與其羣臣

怒曰當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祖國之師旅以此厚於我。周家當王之福。以此而應。答天下。嚮周之望。因密人不恭。怒而出兵。先往伐。祖尋亦伐密。○傳無是至高位。○正義曰。一。無然之文。而傳分爲二。无是者。以叛是違道。援是引取義。異故分之爲二。鬼神食氣。謂之歆。故注讀歆爲貪。下論征伐。則援取貪羨。是國邑土地之事也。釋上云。重厓曰。岸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義叛援。至曲直。○正義曰。以下用兵征伐。此則爲下發端。當用兵之事。不得爲文王之升位也。故言叛援。猶拔扈。拔扈凶橫。自恣之貌。漢質帝謂梁冀爲拔扈將軍。是古今之通語也。誕大登成。釋詁文。小宛云。宜岸宜獄。相對是岸。爲訟也。拔扈是凌人之狀。故以妄出兵言之。歆羨貪欲之言。故以侵土地言之。凡征伐者。當度已之德。慮彼之罪。觀彼之曲直。猶人爭財。賄之獄訟。君子不伐有辭。故欲廣大其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知彼實曲。然後伐之。宣十二年左傳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是師行伐人。必正曲直也。王肅孫毓皆以帝謂文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此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爲此辭。誰所傳道。然則鄭必以爲天語。文王者。以下云。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是天之自我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是教人詢謀也。爾我對談之辭。故知是天之告語。若爲天意。謂然則文不類也。以文王舉必順天。故作者致天之意。言天謂文王耳。豈須有人傳言之哉。若是天謂文王。有此德。復誰告詩人。以天意而得知之也。帝謂文王必責誰所傳道。則上云。監觀四方。乃眷西顧。豈復有人見其舉目迴首之時。毛無別解。明與鄭同。○傳國有至侵共。○正義曰。以經直云。密人故辨之。云國有密須氏。定四年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毛以祖爲往。故云。侵阮遂往。侵共以阮共爲周地。爲密須所侵。故王肅云。密須氏。姁姓之國也。乃不恭其職。敢與兵相逆。大國侵周地。○箋阮也。至不直。○正義曰。箋以上言四國於此宜爲國名下云。祖旅則是祖國師旅。故以阮祖共三者皆爲國名。與密須而四也。四國從紂謀度。則並非文王之黨。而言侵阮祖共。不是彼自相侵。明爲犯周而文王侵之也。拒大邦之下。卽言侵阮祖共。則侵阮祖共卽是密須拒周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其義兵也。密須紂黨。所以文王得徵兵者。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其統內。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則阮祖共又在伐密之前。四年伐混夷。仍以天子之命令將率。則文王伐此三國之時。叛殷之形未著。密須在其統內。故得徵兵也。密須之君雖不達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故拒其徵發。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祖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謚雖採撫舊文。傳會爲說。要言疑於伐者。未爲顯叛。文王得徵兵而不從。叛始彰耳。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是義兵也。密須敢拒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直。密須不直。故文王伐三國。而亦伐密須也。王肅云。無阮祖共三國孔晁云。周有阮祖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

伐有伐密須大夷黎邗崇未聞有阮祖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皆以為無此三國故訓祖為往鄭必以為皆國名者正以下言祖旅但有師旅明祖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充上四國之文事在此詩即成文也於時書史散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祖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祖共皆為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祖共耳書傳亦無獵狁采薇稱獵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傳旅師至對遂。正義曰釋詁云旅師俱為眾也對則為少多之異散則可以相通故云旅師嫌其止出一旅之人故明之也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本及集注俱作按於義是也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為周地而言祖者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自共復往侵旅以文上不見故於此言之言整師以止密人之往旅地則亦止其往阮共互相見也對遂釋言文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止祖旅之寇侵阮祖共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焉上曰祖共此曰祖旅又為周王之所禦其密人亦可知也省煩之義詩人之微意也傳意或然。箋赫怒至之望。正義曰斯盡釋言文以軍出稱師為通名今指言旅則唯用一旅之人故云五百人為旅下箋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眾是鄭意出一旅之人也以對為荅者以天下心皆嚮已舉兵所以荅之謂荅天下嚮周之望於理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

泉我泉我池

居京大阜也矢陳也箋云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眾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

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眾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疆居良反注同脊井亦反令力成反重直用反

度其

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箋云度謀鮮善也方猶鄉也文王

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已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為萬國之所鄉作下民之君後竟徙都於豐。鮮息淺反又音仙別彼列疏依其至之王。毛以為上既言興師伐密遂天下之心此又本密人不義來侵周人怨反無之意言密人之來也依止其在我周之京丘大阜之傍其侵自阮地之疆為始乃升

我阮地之高岡周人見其如此莫不怒之曰汝密須之人無得陳兵於我周地之陵此乃我文王之陵我文王之阿無得飲食我周地之泉此乃我文王之泉我文王之池言皆非汝之有不得犯之民疾密須如是故文王遂往伐之征密既勝文王於是謀度其鮮山之傍平泉之地此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為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言其怒以

天下爲心其伐與百姓同欲別起都邑爲萬民之王。鄭以爲上言怒而出兵此言征伐之事言文王之所徵發不用多兵但取依居其在京地之衆爲一旅之人以此而往侵自阮國之疆爲始既至阮國乃登我所伐得者阮國之高岡以望之阮國之兵衆纔始望之未嘗交戰而此國之兵莫不驚走無敢當我陵無敢當我阿者無敢飲我泉無敢飲我池者因此而往伐徂共密須皆克之矣既兵不見澠者知已德盛威行可以遷徙都邑安定民心乃始謀居於其善原廣平之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爲萬國之所嚮作下民之君王。傳京大阜矢陳。正義曰以密人依之而侵周故爲大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大爲陵然則大阜爲陵不爲京矣言京大阜者釋止曰絕高爲之京李巡曰止高大者爲京然則京亦土之高者與大阜同密人之來則云依京周人怒之則云我陵明京陵一物故以大阜言之也矢陳釋詁文王肅云密人之來則云依京周人怒之則云我陵明京陵一物故以大阜言之也。正義曰以言依其在京即云侵自阮疆明以依京之人侵阮故知京周地名陟登釋詁文矢實陳義欲言威武之盛敵不敢當以其當侵而陳故言矢猶當也大陵曰阿釋地名陟登釋詁文矣獨言依京故知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箋以京爲周地小別名則京是周之所都之邑以其兵少故唯發近民也上言徵兵於密須乃似盡國不足今言少發而足所以前徵兵者蓋以密人疑之故徵兵以嘗之非爲密須兵也始侵其境而卽登岡故知是望其兵衆始見登高而望卽不敢當陵飲泉而驚散走也文王之所伐者混夷歷年始服崇則再駕乃降於此獨得易者敵有強弱故難易不同。傳小山至方則。正義曰釋山云小山別大山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渭是水也居必在傍故以將爲側論語云且知方也謂知禮法此則亦法也故以方爲則也。箋度謀至於豐。正義曰度謀鮮善皆釋詁文以其已繫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爲善也諸言方者皆謂居在他所入嚮望之故云方猶嚮也必知已德盛威行乃遷居者以威若不行則民情未樂遠方不奏則隨宜而可令威德旣行歸從益衆非處廣平之地无以容待四方故知民旣復從乃遷居要所也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卽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

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見賢遍反。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

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仇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

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方志齊心也當此之時崇侯虎倡紂爲无道罪尤大也。詢音荀鉤古侯反又古侯反援音爰臨如字韓詩作隆衝昌容反說文作輶輶

疏

帝謂至崇墉。毛以爲天帝告語此文王曰我當歸於明德

陣車也墉音容梯他兮反。以見於顏色而加人不以年長大以有變革於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一不待問而自識不由學而自知其所動作常順天之法則以此故天歸之而使伐崇天帝告語此文王曰其伐崇也當詢謀於女匹已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汝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同乃以汝鉤援之梯與汝臨衝之車以往伐彼崇城言天意歸就文王故文王於是伐崇也。鄭以爲天帝告語文王曰我之所歸歸於人君而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其言語之音聲以外作容貌之色又不自以長諸夏之國以變更於王法其爲人不記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法而行之如此者我當歸之言文王德實能然爲天所歸崇侯反於此道天使文王伐之天帝告語文王曰當詢謀汝怨偶之傍國觀其爲暴亂大惡者而征討之其征之也當和同汝兄弟之國相率與之而往餘同。傳不大至所更。正義曰此傳質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毛以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夏爲大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箋夏諸至自然。正義曰箋以大爲音聲以作色忿人長大淫恣而改其本性此則中人以上皆免之矣不足以美文王下言伐崇討崇之反道則此經當陳人君之正道不得以夏爲大故以夏爲諸夏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謂色取人而行違虛名而不實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謂爲諸侯之長自以身居尊位无所畏憚變亂正法也崇侯與文王俱爲紂之上公是長諸侯也詩意言又无此行則崇侯有之矣故天命文王使伐人之道貴其識古知今此不識古不知今爲美者言其意在篤誠動順天法不待知今識古比較乃行耳不謂人不須知古今也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者明此經所陳皆是誠實自然之事也變更王法者若虢石父導王爲非崇侯虎倡紂爲无道變亂典刑者也而孫毓以創業改制爲難非其難也。傳仇匹至墉城。正義曰仇匹釋詁文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箋云鉤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說文云城所以盛民也墉城垣也彼細辨其名耳散則墉亦城也。箋怨偶至尤大。正義曰怨偶曰仇左傳云方者居一方之辭故爲傍國之諸侯以當伐之故皆爲暴亂大惡者紂黨多矣所以獨伐崇者當此之時崇侯虎導紂爲无道之事其罪惡尤大故伐之倡紂爲无道我應

文注云 倡導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

方以無侮

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

箋云言言猶孽孽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及獻所馘皆徐徐以禮爲之不尙促
速也類也禡也師祭也無侮者文王伐崇而無復敢侮慢周者○訊音信字又作訊又作詳並
同馘古獲反字又作馘字林馘耳則作耳傍獻首則作首傍類如字本或依說 臨衝第第
文作賴馘馬嫁反搖如字一音羊照反羣神本或作羣臣孽魚列反又五葛反

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弗第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滅也箋云伐謂擊刺之肆犯

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拂猶倨也言無復倨戾文王者○弗音弗仡魚乙反

疏

韓詩云搖也說文作恠肆音四拂符弗反王達也刺七亦反倨九委反戾也復扶又反

臨衝至無拂○毛以爲文王之伐崇也兵至則服無所用武其臨衝之車閑閑然動搖而已不

用之以攻敵崇城言言然高大如無所毀壞既伐崇服之則執其可言問者連連然舒徐盡其

情而不逼迫也所以當馘左耳者安安然不暴疾也文王之於此行非直弔民伐罪又能敬事

明神初出兵之時於是爲類祭至所征之地於是爲禡祭既克崇國於是運致其社稷羣神而

來更存祭之於是依附其先祖宗廟於國爲之立後文王伐得其罪行得其法四方服其德畏

其威是以無敢侮慢文王者也深美其伐重詳其事言文王臨車衝車第第然彊盛崇城仡仡

然高大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往於是殄絕之於是討滅之文王德足撫民威足除惡四

方服德畏威無敢違拂文王之志者此天所以用文武伐殷也○鄭唯以臨衝攻城言言仡仡

爲將壞之貌伐爲擊刺肆爲犯突爲異餘同○傳閑閑至其親○正義曰以閑閑是臨衝之狀
車皆駕之而往故爲動搖言言是城之狀故爲高大傳唯云言言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
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壞則是不戰而得有所訊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至
於破國壞城耳於時非無拒者故得有訊馘馘獲釋詁文攸所釋言文王藻云聽嚮任左故不
服者殺而獻其左耳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
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言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
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爲之是用尚
書說爲義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注云禡師祭也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
鄭以無明文故疑之而爲二說也如鄭所說類祭在郊此傳言於內曰類於外曰禡謂境之外內
則是國境之外類之雖在郊猶是境內以二祭對文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禡謂境之外內內

非城內也致附承類禡之下則亦是敬神之事故知致者致其社稷羣神附者附其先祖爲之立後社稷是崇國之所尊先祖是崇國之所親今使神有所享不絕其祀是文王爲之尊其尊而親其親也致者運轉之辭附者依倚之義以社稷於人無親故以致言之先祖則依其子孫故以附言之崇侯有罪當滅其國所以復得致其羣臣爲之立後者蓋以崇侯虎身有罪耳其先祖嘗有大功不當絕祀擇其親賢更爲立後使得奉其宗廟存其社稷也言致則文王致之自近非復舊國當小於舊耳○箋言言至周者○正義曰箋以詩美文王以德服崇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伐伐皆是將壞之貌碩人言庶姜孽孽是舉我之容故猶孽孽也徐徐以祀爲之不尚促速明有餘力不急急爲之也僖十九年左傳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過其實此言訊誠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勸宋公脩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傳不言類禡是祭故辨之云師祭名也崇是大敵伐卽克之故無復敢侮慢周者竟文王之世不復伐國是由無侮故也○傳弗弗至忽滅○正義曰此弗弗亦宜猶上閑閑而云疆盛者以弗弗閑閑文不相類則上言車之動此言車之形故不同也肆與大明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爲疾既爲疾伐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至疾乃威有罪則肅意謂伐之疾傳亦或然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也○箋伐謂至文王者○正義曰以是伐之文在崇墉之下故伐謂擊之刺之牧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是謂擊刺爲伐也肆謂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秋傳爲證也案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賞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其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遂謬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六之四

○皇矣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皇矣一本無矣字莫若周絕句又

云一讀莫若周世絕句周世脩德爲一句一本無下一世字義並通崔集注莫若周也世世脩德正義云定本皇下無矣字莫若周又無於字是正義本較多一於字

維有文王

盛爾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爾當作耳正義標起止云至盛耳是其證上維有周爾當亦同考文古本皆作耳采正義

殷紂之暴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殷上有以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其政不獲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政作正案釋文云其政如字政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正義云其政不得於民心是其本亦作政考此箋云正長也乃以政爲正之假借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而不言讀爲也例詳前唐石經依改經文未是經義雜記云唐石經原刻作正依鄭本也後改爲政依肅本也今考石經但小損耳未嘗改爲政又於此經之傳多所刪改皆非也此傳本全與鄭異義非由王肅之難其度

居也則已見 縣傳矣乃云毛公無此訓亦知者之一失

二國殷夏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以謂夏作音是其本當作謂夏殷也正義云故以二國爲殷紂夏桀也不與釋文本同

耆老也廓大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老作惡考文古本同案惡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涉箋文而譌耳

明所從者非法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其秦亡家語引此詩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秦作秦案皆誤也當作其秦云謂王肅奏也正義凡四引此及賓之初筵生民卷阿是也經義雜記云此三字當爲衍文者失考耳

也說文王之伐四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也當此字之誤屬下讀是也

桎河柳也 小字本相臺本閩本明監本毛本皆下有棉檳也十行本無按此脫耳

以扶老 釋文按勘通志堂本同盧本以作似云舊譌以案似字是也扶老木名可以爲杖亦竹名似扶老謂似扶老之木也橫與扶老木又有不同處故言似陸機疏正作似扶老

串夷載路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云串夷古患反毛云習也鄭云串夷混夷也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正義云毛讀患爲串又云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毛

路應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路瘠在昔反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爲誤正義云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又云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今考路露古同字如露寢爲路寢革露爲革路之類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音義云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凡物之瘠者多露見故箋云路瘠也謂肯削混夷使之瘠也下箋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云應者總說串夷

詩十六之四校勘記

十三經注疏